

第八隊劇團敵亢井

集劇獨幕

第一輯



1 9 3 9

抗敵演劇隊第八隊 獨幕劇集

第一輯

謝辭
不辭
謝

力書
各
正
正
書

出
謝
各
謝
出
謝

謝
各
謝
各
謝
各
謝

實
謝
各
三
典
正
各

政治部抗敵演劇隊第八隊編

1939

中華書局出版

抗敵演劇隊第八隊
獨幕劇集

第

編

者 政治部抗敵演劇第八隊

一

出版者 戰時出版社

輯

代售者 各地五五書店

實價國幣三角五分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月出版

獨幕劇集

(第一輯)

合正正書

實

實：國語正書正長
辨：國語正書正長

目錄

莫讓支那人知道了

王逸

回

山

愚夫愚婦

張子武

陳佩琪

撲滅漢奸

蘇委員是誌彈言論全集

張毓后

老頭：窮苦的老頭人，六十歲左右。

[illegible]

莫讓支那人知道

王逸

（黃哭不聲）

南嶺會我師也。將魯而東西諸將才來下（劍東西）

時：1938年秋

地：贛東，淪陷不久的公路邊上的一個小鎮上。

景：一個自耕農家的堂居內。

人物

谷川：日軍士兵，曾在師範學校讀書，爲人直爽，富反抗性，鄉愁，久病鬱集在心頭，使他有點變態。二十一歲。

田中：日軍兵士，曾與谷川一度同學，出自農家，爲人忠厚，性懦弱，較保守，廿餘歲。喜八：日軍士兵，智識較低，性粗暴，殘酷的戰爭使他放浪，成爲極端的享樂主義者，三

[illegible]

石村：日軍士兵，智識較低與喜八有同一傾向，但性格較弱，富同情心，二十餘歲。

福島：日軍士兵，工人出身，歷過多方面的生活，反戰者，二十八九歲。

老頭：窮苦的老農人，懦弱慈祥，六十歲左右。

聯隊長：殘酷陰險四十餘歲。

六十歲左右。

分隊長：庸俗、粗野。

出身：聖靈臺方面出身，現彈藥，二十八火藥。

其他日憲兵若干人。

聯隊長：日兵谷川病在床上，老頭正跪在佛前祈禱，突然谷川將放在枕邊的一瓶藥水握在手

中猛然摔在地下，老頭一驚。……

老頭：（起走向谷川）老爺！你怎麼啦？（發現）你？你把藥瓶打破了。

谷川：（不語痛苦的抓著頭髮）……

老：老爺！你不舒服嗎？你的病好點了吧？

川：（搖頭）

老：老爺，你面色很難看，你很難過吧？

川：（猛然伏下，痛哭起來，枕邊的一張照片和零星物件都被擠落在地下）

老：老爺（驚異）你為什麼這樣呢？你為什麼把藥瓶摔破了呢？（同情的）老爺你不要難過，你

的病就會好的呢，你看你的東西都掉下來了（撿東西）

川：（仍哭不理）

老：老爺你不要難過，那位田中老爺就會來看你的，他一會兒就會把你今天的藥送來的。

川：不，我不吃藥，我寧死。

老：不會的，這種病不要緊的我們叫做打擺子，通過就會好了！

別：（點頭，感情的）爸爸媽媽……

老：你很記念他們？兩位老人家都很康健吧？

別：（感動的）老頭，你坐下來（拉老頭坐床邊）老頭，你真慈愛，你就和我的父母一樣的慈愛

老頭：你為什麼這樣維護我呢？謝謝你……

地：老爺你有病我們應該照顧你（眼淚滴下）……

川：唉！支那人，好人（感慨的）你為什麼這樣的慈愛，對待你的敵人……

老：（未解川語）自己思想（唉）我也是有兒子的人，我的大兒我的媳婦，我的孫兒可憐他們……

地：（流著眼淚）他們平安無災無難。

田中：（以清簡稱呼）（在外）谷川，你的藥我帶來了！（進）

老：（拿起藥）哦！那位田中老爺送藥來了（給他）（破藥瓶碎片）

地：（發覺）怎麼你把藥瓶打碎了？（生氣）

老：（勃然大怒）是藥瓶打碎了（把藥都打碎了）

地：（怒氣抓起老頭）你為什麼把藥打碎了？

老：不，不是我打的（眼淚）……

地：（怒氣）支那（破瓶）（毒害皇軍）

別：（不聽他的）……

地：（不信）……

川：是的！不是他，由中你不應該這樣對他，你放了他。

中：（點手）將你當心！去燒點開水來乾藥。早日請東支張事變，滑石口早日脫離回豫之便。他們老：（嘆口氣）這錢怎麼？

川：却中來爲什麼鐘表時你不應該這樣才高興呢？
中：不應該。那時，我獨立居住於姑蘇的吳縣父縣，王夫父縣來會歸，
川：是嗎？你不應該早午射擊吳縣並非門來而射擊姑蘇，
中：你是對麼？我想他爲什麼把你的藥打了。鼓步頭趨去，
川：藥不是她的嗎？這是藥，
中：我們爲什麼來任意侮辱一個慈愛的父親。

中：懣懣的父親！谷川你的病使你太苦腦了，把你的思想變得這樣奇怪。……
中：還早如我導師並將有幾載苦惱，使我痛苦難耐是像這一次腦中使我有很多時間去想想這些思
中：想像我們噴嚏的熱水沖激着石礫灘沖激着我，對對面站開。

此二病與肺癰咳嗽可是不見。肺癰的肺要你用這樣痛苦。大半是你的懷抱病。

中：答提。不堤。這筆帳目，誰能算得？
中：哈！你還記得呢？你看你又在看照片了！你不在想你的爸爸媽媽？
中：不！不是對面你還不能夠了解她的精呢！是因爲一團真話，這個人是假話，這個人是真話。
中：谷姐你不要多想，你靜養病好嗎？等劉支那事變結束後我們就可以回去了。

川：請你不要說了，爲什麼你也拿你自己也不相信的話來勸我，你完全不了解，我今天說話的意

川：（笑）谷川，你安靜點吧，這病使你太痛苦了。醫生說這病要回國去。

川：你又說這種話了！完全不是病使我這樣完全是因為一個真理，沒有人能理解，沒有人能誠意的願來瞭解而使發出的憤怒！

中：谷川，你為什麼說這種話呢？難道說我不是你的好朋友？難道說我不願瞭解你？

川：你是我的好朋友，最忠誠的朋友但是你現在沒有虛心來瞭解我的話。

中：谷川你不要太急躁，我願意來瞭解你的話，請你慢慢的說吧。

川：我這次病使我了解了很多，瞭解了許多我們平常無法去理解的一切。同時也是我痛苦到了萬

分。我父親，谷川，他太苦了，他太痛苦了，他太痛苦了。

中：不是我要來打斷你的話實在也是你的話太難使人瞭解了。你太難使人瞭解了。

川：你不要插話聽我說。你聽我說一件事吧。這老頭除去招呼我差不多空下來的時間都是虔誠的

拜佛，因為他的兒子媳婦孫兒就在我們來的時候逃散了，他每天都在祈禱他們平安。當我每

次看到他拜佛，我就立想到我故鄉的母親父親，上次父親來信說（取信）「你媽近來每天除

去發呆就淚外就是拜佛，本來我是不高興拜佛的，但是我前天也到XX社去拜佛了，現在我

們能有什麼辦法呢？

中：我們只有祈禱神靈早日把惡毒的支那征服早日結束支那事變，你可以早日凱旋回鄉。

川：田中要是你是你怎樣辦？

中：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川：日本的父母在祈禱佛早日征服支那，祈禱這一個屠殺勝利，中國的父母也在祈禱佛，使他們子女免了這一個屠殺，田中，你要是一個佛你將怎樣辦呢？

中：哦……你想到這些，你有這些怪想頭？

川：是的，我現在腦中充滿了這些從前不會想到過的怪想頭，在日本「到支那去」的宣傳鼓動我們，到支那來後一個一個城池佔領，興奮着我們。屠殺，掠奪，迷糊了我們的理智，但在這大病中我想到了許多。

中：是的，現在大家的思想與從前不同得多了。

川：田中，我們看吧在這次戰爭中，日本，中國無數的父母終日在流淚，悲傷，瘋狂，無數的子女離散死亡，為什麼要有這個戰爭呢？是誰需要這個戰爭的？是日本的父母和中國的父母嗎？是日本的子孫和中國子孫嗎？他們中間有什麼仇恨呢？

中：你……

川：難道說支那人民野蠻嗎？要我們來宣揚王道嗎？不，支那人是和平仁愛的，我們看支那的城市鄉村，人民的一切生活的泉源，都在皇軍的炸彈砲火下毀滅了，遍地流着支那人的血，呈着支那人的屍體，這是我們仁愛的大和民族來宣揚王道嗎？是支那野蠻嗎？
中：（痛苦的）谷川，你為什麼這樣說呢？
川：我為什麼不可以這樣說呢？你看那一個老頭子是那樣慈愛的招扶我的病，實在是太感動了。

川：不，我根本不要吃藥昨天的藥我剛才已經釋掉了。

中：是你自己釋的。……開往中國來。……

川：爲什麼不是我自已釋的。……

中：你爲什麼不吃藥。……

川：很簡單，我願死。

中：願死？……

川：死是一切痛苦的解決。

中：你爲什麼說這種話？……

老：老爺我看你把今天拿來的藥給他吃了吧。

川：老頭，你叫我吃藥嗎？

老：是的。

川：老頭你不要我死嗎？

老：是的。

川：願意我病好嗎？

老：那當然。

川：老頭，你願意我病好了，來殺你們中國人嗎？

老：（無話可答轉過去呆住）

川：哈！哈！（大笑）

中：唉！你真是變態唉！——近來變態的人真多。

川：變態的人真多？不只是我一個人變態吧！

中：大家都和以前不同，很多人在自殺。

川：很多人自殺嗎？

中：衫木太郎知道嗎？

川：衫木橫井？師範學校的同學？

中：對了，他在九江自殺了。

川：爲什麼呢？

中：九江慰安所成立的第二天衫木去玩耍，買了一張二七號的票子，進去一看，你猜二七號票子

是什麼人？

川：是什麼人？

中：是他自己同胞的姐姐！

川：他的姐姐成的營妓？

中：是的，他的姐姐本來結婚已經多年他的姐夫在喜風口戰役戰死，她在青島紗廠作工，這一次事變後，所有青島日本工廠全部停閉，後來又被支那兵撤退時破壞了，她就失了業，她無法生活，她就當了這營妓，開到中國來。衫木遇到了她姐姐，他們倆痛哭一場，後來不知道怎

樣溜出來，倆人一齊自殺了……

川：唉！在這個戰爭中製造了多少想不到的悲劇。還有什麼別的自殺者嗎？

中：有的，但是消息都封鎖了，昨天雲州分隊長來訓話除去那幫叛軍外，從他的訓話中，可以

知道自殺者一定很多，他反覆的說「皇軍戰死是光榮的，自殺是最恥辱的」

川：那皇軍戰死是光榮的，自殺是最恥辱的。

中：並且還說到最近有好多反戰者在皇軍中活動，使皇軍很動搖，將要有一個徹底的肅清。

川：谷（感到興味的）反戰者，我們分隊連里有反戰者嗎？

中：我想沒有，不過聽說在我們這兒發現了反戰的宣傳品，又早已經被發現了！

川：那不是有反戰者嗎？那宣傳品你看到沒有？

中：我沒有看到，就是見到誰敢看呢？

川：那宣傳品上不知說些什麼？能拿一張我看看就好了！

中：看那宣傳品是很危險的，谷川，你今天說的這些話給別人聽見都很危險呢！他們現在到處在

偵察反戰者呢？

川：那怕什麼？

中：你今天說的這許多都是反戰的思想。

川：反戰思想，我還願意做個反戰者哩！

中：谷川，你不要說了，你這話讓人聽見了真是太危險了，你還是把這藥趕快吃了吧！老頭把水

換一碗。

川：我不要吃。

中：你爲什麼不吃呢？

川：我爲什麼要吃藥呢？（老頭把水送來）

中：（接水）你怎麼說這種奇怪的話呢？在這一帶地方瘟疫流行很利害，據統計死亡中病成者佔半數，雖然你是沒有關係的瘧疾但不能保重身體。

川：病死與戰死有什麼分別？我們爲什麼去參加這個無理的戰爭去戰死呢？

中：我不知你爲什麼說這話，不管怎麼樣，爲了我們的父母，我們也要保重自己的身體。

川：爲了我們的父母？我想到戰爭結束歸國的時候，我們的父母也許早已餓死或是悲傷死了！

中：谷川你爲什麼要這樣想呢？

川：你以爲這是不可能的事嗎？

中：唉——這也難說，不過我們也不應當往這方面想。

川：這幾天我沒有接到家里的信，當有一種不幸的預感。

中：這不但是你一個人沒有信，大家都沒有信，聽說皇軍的運輸汽車給中國游擊隊截去了。

川：近來游擊隊很利害嗎？

：是的，星期二郵運班汽車就被游擊隊劫去，這星期大家糧食都成問題了，我們那些罐頭牛肉

都讓中國游擊隊吃了。

川：游擊隊，皇軍到處遇到游擊隊。

中：幾天沒有肉吃大家的情緒更壞了，哦，告訴你石村，喜八，倆人出去找吃的東西去了要是找到他會到這兒來找老頭弄的。

川：他們倆又出去撒野嗎？爲什麼不勸阻他呢？

中：有什麼辦法呢？皇軍的憲兵也沒法禁止這種行動，

（外面有嚼嚼的響聲）

老：飛機嗎？（大家靜聽）

中：哦！汽車！汽車！運輸汽車！皇軍汽車來了！

川：你去看看有沒有信！

中：好！我就去看你趕快吃藥吧，好我走了。（下）

老：老爺，開水冷在這兒你吃藥吧：

川：好，你放在桌上吧，我要起來走動走動。（起身）

老：我來扶你吧！（上前）

川：謝謝你。（下床）

外邊的聲音：——

石村：田中你那兒去你回來啊！

遠遠地：我去看有沒有信。